



納基維爾扶青團團員來自數個國家，包括蒲隆地、剛果民主共和國、衣索比亞、盧安達、及南蘇丹等動亂區域，他們都是難民。

社區營造者

在逃離他們祖國的衝突之後，
住在一個烏干達難民屯墾區的年輕人們
成立他們自己的扶青團。



保羅·慕沙賀，烏干達納基維爾扶青團的創團團長，站在他的匯兌店門前。

這是星期一早上，在烏干達最大的大難民屯墾區之一納基維爾屯墾區，在保羅·慕沙賀 Paul Mushaho 的店門外排滿了人。

慕沙賀從 2016 年起就住在納基維爾，那一年他因躲避戰亂而逃離他的故鄉剛果民主共和國。受到死亡威脅之後，他越境進入烏干達，到這個有 71 平方英里大、收容 89,000 人的屯墾區，去找一個朋友。

這位說話輕聲細語、26 歲，擁有資訊科技學士學位的年輕人，在一間木造店面經營匯款服務，這也是他居住的地方。他的生意興隆，因為他讓他的客戶——來自剛果、蒲隆地、厄立特利亞、衣索比亞、盧安達、索馬利亞、及南蘇丹的其他難民——能夠透過行動電話收到來自烏干達以外的親友的钱。他也經營現金貨幣兌換，而且他的生意好到現金經常不

夠用。這一天，他正等待一個朋友從最近的一家銀行，在二小時車程外的馬巴拉拉 Mbarara 鎮，取回更多現金。坐在一張木製辦公桌後面，他的存摺及七支手機就放在桌上，慕沙賀不安起來。他不擔心失去生意機會——他擔心的是怕客戶沒有錢可用。

「我不喜歡讓我的客戶等待，」他說，眼睛看著外面幾間熙熙攘攘的鐵皮屋商店、賣番茄及木炭的女販們、擺著一條牛腿的肉攤、及一些騎著摩托車閒逛的年輕人。「附近沒有做匯兌的店。」

作為一個創業家，慕沙賀喜歡幫助其他在納基維爾的人。但是他也另一方面服務這個社區：他是納基維爾扶青團的創團團長，這個團可能是全世界第一個設在難民屯墾區的扶青團。



保羅·慕沙賀是納基維爾扶青團的創團團長，這個團可能是全世界第一個設在難民屯墾區的扶青團。



納基維爾扶青團召開例行的星期六例會。



在當時國際扶輪社長當選人山姆·歐烏里 Sam F. Owori 的鼓勵之下，來自美國及非洲的扶輪社員們在 2016 年一起協助成立納基維爾扶青團。

納基維爾不是一個典型的難民營。它實際上是一個永久屯墾區，反映出烏干達政府對難民的態度是歡迎的。



烏干達政府允許納基維爾居民經營事業，並提供土地給他們耕作，以及免費的基礎教育。

慕沙賀得知有扶青團——扶輪為 18 歲到 30 歲的年輕領導人而成立的計畫——是在 2016 年美國難民委員會為納基維爾青少年舉辦的一項比賽之後。

由烏干達總理辦公室共同贊助的這個比賽請屯墾區的年輕居民提出事業計畫或創新，來改善所居住區域的生活。在將近 850 個參賽者當中，慕沙賀的提案——賣蜂蜜的養蜂場——是 13 個得獎人之一。他們每一個會收到一小筆基金，然後將創業點子提給在首都康帕拉的更廣泛的評審。

60 多個扶輪社員出席了 2016 年 10 月在康帕拉的活動，包括當時國際扶輪社長當選人山姆·歐烏里。（九個月後歐烏里意外過世。）明尼蘇達州羅斯維爾 Roseville 扶輪社社員暨美國難民委員會接觸委員安琪拉·伊菲特 Angela Eifert 也在場。

伊菲特於 2014 年首次拜訪納基維爾，之前曾提議為屯墾區 12-18 歲的青少年成立一個

扶輪少年服務團，以協助接觸其龐大的青少年人口。活動過後，她對歐烏里提出她的構想，歐烏里採納了，但修改了一點：他相信 13 個得獎人可能成為社區領導人，因此他提議成立一個扶青團。

「他告訴我，『我以前是扶青團團員』」伊菲特說。「當他在台上看見這些青少年，他認為他們是理想的扶青團團員。他很喜歡他們的點子。他知道他們有才華及潛力，認為我們應該支持他們。」

歐烏里找上伊菲特及 9211 地區（坦尚尼亞及烏干達）2017-18 年度執行秘書法蘭西斯·薩維爾·尚塔穆 Francis Xavier Sentamu，來實現成立新扶輪社的構想。尚塔穆的扶輪社——奇瓦土爾 Kivatule 扶輪社，在康帕拉，及伊菲特的羅斯維爾扶輪社同意一起努力成立這個扶輪社以及協助其成長。於是這兩個扶輪社就去找慕沙賀，希望他能出來擔任新扶輪社的社長。在 13 個得獎人當中，他讓他們覺得



左起：這個 71 平方英里的屯墾區成立於 1958 年，它是 89,000 人的家；納基維爾扶青團團員們在前往例會的路上。

他與眾不同。他為人謙虛，而且有領袖魅力，也能說流利的英文，曾協助其他得獎人傳達他們的想法，而且似乎熱切希望協助更廣大的納基維爾社區。慕沙賀及另一得獎人珍·迪·迪烏·烏威茲伊 Jean de Dieu Uwizeye 在 2016 年 11 月主持納基維爾扶青團的第一次正式會議。

「他是真的很投入，」伊菲特說，他已經透過 WhatsApp 開始和慕沙賀定期通訊。「他當時盡其所能去學習關於扶輪的一切。我想他從中收穫豐富，且胸懷大志。」

納基維爾扶青團於 2017 年 6 月授證，現在成為服務精神歷久不衰的證明，即便是在那些失去一切的人之間。

納基維爾不是一個典型難民營。它實際上是一個永久屯墾區，反映出烏干達政府對難民的態度是歡迎的。這個地方讓人感覺跟烏干達西南部鄉村地區的任何地方沒兩樣——地形起伏的香蕉林、白蟻丘、以及安可爾長角牛牛群。

自從 1950 年代起，這個屯墾區就開始收容因各種地域衝突來避難的人，包括南蘇丹內戰、索馬利亞因國家崩潰帶來的激烈動亂，及持續在剛果東部進行恐怖活動的武裝叛軍，納基維爾目前居民大部份來自這些地區。

有些人才來一、二年，有的已來了數十年，但是大部份都認為納基維爾是他們的家。不像這區域的其他政府，烏干達當局撥土地給難民們耕種，並提供建材給他們建造簡單的房子，讓他們能逐步自給自足。難民們也能讓孩子接受免費的基礎教育，而且他們也允許工作權，能對當地經濟做出貢獻。

烏干達在境內收容了大約 150 萬難民，凡是有登記的難民都可以自由遷徙。換句話說，如果他們能在城市及鄉鎮做生意，沒有道理要把他們侷限在其他地方。

「他們的生活就像你我的生活那樣，」美國難民委員會的烏干達主任伯納德·歐傑瓦 Bernad Ojwang 說。雖然烏干達因為有許多可

「當 [山姆·歐烏里] 在台上看見這些項青少年，他認為他們是理想的扶青團團員。他很喜歡他們的點子。他知道他們有才華及潛力，認為我們應該支持他們。」



納基維爾扶青團提供食物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給屯墾區的新來難民。



耕地，才會有自由的難民政策，他解釋，這個制度也反映出一種更有高度的信念，認為那難民可以是資產，而不是負債。烏干達沒把他們視為重擔，歐傑瓦說，而是把他們看成「能參

與國家發展」的人。

儘管納基維爾比起較傳統的難民營有那麼多優勢，對許多居民而言，應付日常生活仍然很吃力。



前頁下圖及上圖：為了協助支付他們社區的援外計畫，除了辦募款活動之外，納基維爾扶青團團員們還養雞來賣；分享技術，例如縫製衣服，以促進社區發展。

政府鼓勵所有家庭利用取得的土地去耕作，但許多家庭仍依賴聯合國援助食物長達數月，甚至數年。由於來自全球的資助短缺，口糧配給近來已經減少。

屯墾區的兒童能接受免費的基礎教育，但很少家庭能付得起中學學費——這種情況導致青少年普遍遊手好閒、早婚、酗酒、以及家暴和性別暴力。甚至簡單的無聊，特別是對於從衝突動亂中活過來的人們而言，也可能使人失去鬥志。

慕沙賀說，他經常看見青少年在他的店附近閒逛。「他們一坐就好幾小時，在那裏冥想，其中許多人都有心靈受創問題。其他人則從早睡到晚。」

這個扶青團的第一個計畫在 2017 年初成立。當納基維爾的新難民被暫時安置在屯墾區的招待中心時，這個計畫就已經開始對他們提

供協助。許多新難民已在令人傷心的逃難旅途中吃過各種苦。

每天大約有 30 個新家庭抵達。他們睡在一排排的帳棚裡，每隔一陣子就會發生床蝨和蟑螂肆虐。聽到有關昆蟲侵擾的報告之後，扶青團團員們將他們不多的儲蓄湊在一起，在美國難民委員會的協助之下，購買了化學藥品及噴霧殺蟲劑，幫這個區域做煙燻消毒。

在過去一年，團員們訪問了老人及孤兒，以及帶有白化病的人，後者在此地域面臨文化恥辱。扶青團團員們經常帶來深受喜愛的東西，例如糖及肥皂。

該服務團也共同贊助一項女子跳繩比賽，優勝者可獲得現金獎賞，以促進不同國籍的難民之間互動；舉辦一項足球比賽，有來自整個屯墾區的 8 個隊參加。羅斯維爾扶輪社捐足球及衛生用品給扶青團團員們去分發，來支援這



慕沙賀（中）和奇瓦土爾扶輪社及馬巴拉拉扶輪社的社員們討論社區需求。

兩個計畫。

可是，納基維爾扶青團的援外工作大部分是自籌經費。團員們透過養雞去賣來賺錢，甚至參加2017年6月世界難民日的5,000公尺賽跑，帶來了網路捐獻。

「我們不想老是打電話向人請求支援，」烏威茲伊 Uwizeye 說，他為了避免被強迫當兵，在2015年逃離祖國蒲隆地。「最好是向人們顯示，我已經靠自己籌到一些錢——然後或許問他們，『您能共襄盛舉嗎？』」

有幾個扶青團團員一直在輔導屯墾區的其他青少年。雅禮士·伊欣瓦 Alex IshingwaIshingwa 訓練難民夥伴如何作泥工，並協助他們競標當地契約。裁縫師比雅瑪納·馬哈地 Byamana Bahati 訓練學徒，訓練地點就在她的店，離慕沙賀的店不遠。

在 YouTube 有數首 R&B 敘事歌謠的音樂家珍·羅波西 Jean Lwaboshi 曾經是團員，他每天早上都和扶青團團員夥伴馬丁·羅本多 Martin Rubondo 一起製作磚塊。他們用賺來的錢買吉他，現在演唱給其他青少年欣賞，也教

他們彈琴唱歌。「透過音樂來協助別人，讓人感覺值得，」羅波西說。

慕沙賀睜大眼睛去找有沒有需要該團協助的難民。最近，他有一個客戶來找他，想成立一個耕作計畫，他幫助這個女士和她的一群朋友找到一塊地，並為他們與美國難民委員會牽線，後來該委員會提供了種子、肥料、及灑水壺。

「我們非常感激，有人想到我們，」該計畫的受益人之一安姬·圖徒 Ange Tutu 說，一邊照顧著她種的番茄。

除了透過它自己的努力來服務社區外，納基維爾扶青團已激起烏干達的扶輪社員們來幫助難民。奇瓦土爾扶輪社及馬巴拉拉 Mbarara（最靠近屯墾區的大城鎮）扶輪社對計畫提供建議和協助。奇瓦土爾扶輪社已在全烏干達各地贊助個人扶青團團員參加訓練活動及其他領導活動。兩扶輪社的社員們已捐獻衣服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由扶青團團員們分發給納基維爾居民。

根據尚塔穆的說法，烏干達各扶輪社準備進行更多服務。去年10月，9211地區的領導

納基維爾扶青團已激起烏干達的扶輪社員們幫助難民。奇瓦土爾扶輪社及馬巴拉拉扶輪社對計畫提供建議和協助。



新到居民從扶青團獲得食物及衣服；在和美國難民委員會合作之下，該服務團提供種子及工具給當地農民。

人和總理辦公室簽署一個備忘錄，將協助支援其他難民屯墾區，可能包括成立其他扶青團。烏干達有幾個扶輪社準備改善難民的用水、污水排放、衛生、及基礎教育問題。

對尚塔穆而言，這項工作是建立在對於衝突的共同經驗之上。除了北部少數地區外，烏干達大部份地區享有和平已三十年。然而烏干達曾在 1970 及 1980 年代經歷多次激烈動亂。尚塔穆小時候曾經在一場游擊戰中躲在灌木林裡數個晚上，這場戰爭使得現任總統尤偉利·穆森維尼 Yoweri Museveni 登上大位。

「我多少能感覺到他們所經歷的，」他說。「他們經歷過那種苦難，現在樂意提供一點資源來使其他人能過好一點的日子，這點頗令人鼓舞。」

一開始，納基維爾扶青團的團員人數突飛猛進，最多時超過 40 人，去年現職團員人數已經降到大約 20 人。烏威茲伊把人數驟減歸因於一個誤解：有些人認為扶青團是一個工作機會，而非一個服務團體。

然而，欠缺熱心團員的離去之後，核心的

扶青團團員們變得更團結。許多團員的親戚死於暴力，或必須把家人留在故鄉，他們在團內建立的關係有助於他們度過困境。

「這些人都像家人一樣，」慕沙賀說。「我們將一起在納基維爾這裡帶來新事物，並改變我們的整個生活。」

約拿散·羅森 Jonathan W. Rosen 是一個在非洲做採訪報導的自由撰稿作家。在 2016 年 10 月號的英文扶輪月刊，他寫了一篇關於印度外科醫生們組成醫療團到盧安達出任務的報導。

其他報導請至
ROTARY.ORG 查閱

這個扶青團的家庭意識展現在由一個來自剛果東部、27 歲的扶青團團員巴利爾斯·巴布 Barious Babu「所有難民都能團結合作」樂團的表演。請到 rotary.org/en/rotaract-club-opens-refugee-settlement 觀看他的表演，並更深入了解納基維爾扶青團團員。